



繳省投進狀

朝奉郎直祕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魚袋張洽
照會洽昨承臨江軍牒備準



省劄訪聞洽多着成書有裨治道可備乙覽劄下本
軍詢訪件目差人齎紙札謄寫並繳申
尚書省以憑投
進者伏念洽自幼貧苦且復蚤孤於他藝能無所通
晚遂發憤積思於文學竊以為春秋之書聖筆所刊
皆因時君之事斷以是非之公示之萬世而生人之
大倫致治之大法所賴以不泯者也嘗從師友傳習

講論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
論莫不考覈研究會其異同而參其中否積年既久
似有得於毫髮之益過不自度取其足以發明聖人
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為之傳名曰春秋集傳既
又因此書之粗備復做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
意詮次其說以為集註而間有一得之愚則亦竊自
附於諸賢之說之後雖平生心思粹在此書然智識
汎耗學殖弗深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之大指至
於地理一書則以封域分合之參差古今名號之因
革此同彼異驟改忽更散在羣書莫能統會蓋自謂

習之初已病其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司馬
遷十表之模範述為一編以今之郡縣為經而緯
以上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幾按圖而考百世可知
然而私家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閱千一雖網
條粗立而其間遺闕尚多有之故凡後來之升降諸
書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詳大抵皆仍其舊而已抵
牾舛謬不敢自保始蓋期於餘力休暇之時尚求他
書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心志專於所職不復能有
所是正間當甲申待次庚寅奉祠以來僅能整次集
註之書粗成編次猶冀未遂首立之日凡有一聞一

見悉加刊定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為成書也載惟草
野愚儒章句末學豈應妄有著述所以犯是不韙者
不過因前賢已成之說畧加編刻統會羣言培擊偽
辨以私便觀覽而已敢圖
公朝俯加
訪問稱其有補於治道
給札取將且欲以上備
乙夜之覽
殊命下臨不勝驚懼然在疏遠賤士匿不以聞祇益
為罪但惟此書實未得為全備故自聞

命之後雖復益加修潤而自顧蕪陋何所取材踧踖
累月不敢以
進而終以方

命為懼是以卒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其春秋集傳
二十六卷春秋集註一十一卷并綱領一卷歷代郡
縣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卷并目錄二卷已送臨江軍
憲寫裝繕了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控情悻欲望
朝廷先賜
者詳如其書無所發明迂濶於事即乞免行奏
御塵瀆

睿覽若猶

採其葑菲遂以投

進伏乞敷

奏前件所陳冀逃有隱之誅洽下情無任惶懼俟

命之至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

指揮謹狀

端平二年七月 日朝奉郎直祕閣主管建康

府崇禧觀賜緋魚袋張洽

狀

延祐甲寅李教授捐

俸補刊于臨江路學

春秋卷第一

張洽集傳

隱公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陸氏釋

文曰隱公名息姑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

曰隱杜氏釋例曰隱拂不成曰隱○伊川程子曰夫子之道既不

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

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

當隱公之初故始于隱公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者謂雅亡政教競合不及

於天○泰山孫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他以平
下也○王之所終也平既不王周道絕矣東遷之後周室微
弱諸侯強大朝覲之禮不修貢賦之職不奉號令之
無所束賞罰之無所加壞法易紀者有之變禮亂樂
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國竊號者有之征伐四
出蕩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平
王庸暗歷孝逾惠莫能中興播蕩陵夷逮隱而死雅
誥不復作天下無復有王矣故詩自黍離而降書自
文侯之命而絕春秋自隱公而始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

左氏傳元年春王周正月

杜氏云言周以別夏殷

○程氏傳春

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

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公

羊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左氏傳惠公元妃

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

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

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公羊傳桓公

幼諸大夫拔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

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

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公也○程氏傳隱公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為君也○胡氏傳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上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拔己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元年者隱公之始年也古者諸侯之國各隨其君

之年以紀事故不書是年為平王之四十九年至於正朔則王之所建也此所謂正月乃周正建子之月在夏時則十一月也然古史記事簡略多以日繫月以月繫年至于事之以大略見者乃繫於時考之於書如春大會于盟津秋大熟未獲此事之以人略見乃繫于時者也其餘謹其日月則不必繫時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咄其他如武成康誥顧命等篇皆月不繫於時蓋舉月則知時故不必書時也春秋因史記而加筆削於元年之下王正月之上與夫每

歲四時必加謹春夏秋冬之文程氏所謂時天時
 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
 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者也正
 月加王示正月之必出于王也正朔者天子所以
 奉若天道而敬授人時者也堯之曆象舜之璇璣
 皆帝王之首政天下之所當奉承者也春秋之時
 王政不行諸侯不復知有王不惟禮樂征伐不稟
 於天子而正朔之大亦國自為曆數周有周曆魯
 有魯曆晉當獻惠之世大抵專用夏正周魯宗曆見唐曆志
 孔子將撥其亂而反之正故於春之下特書王正

月示正朔必出於王而天下之大不可無所統也

示一統於此而後禮樂征伐之專者以次而正焉

此元年春王正月所以為謹始之書也謹按胡氏以為商周

雖改正朔而實未嘗改月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
 今按周人改月之証見于書傳坦然明其但以當
 時兼存夏正故于經傳之間互見迭出後人因此
 或迷而不覺至于胡氏又惑于商書之說乃臆決
 而為此言耳其實非也何以言之周官於布治言
 正月之吉此同正也而以夏正為正歲所謂正歲
 十有二月今斬冰此其証之尤章明者又如詩七
 月流大九月授衣此夏正也而以周之正月為一
 之日觀此二者可以見其兼存之驗矣其兼存之
 何也周人雖以天統改用建子為正月而以夏數
 之得天故未嘗廢而於因事當用之時每存之也
 顧其頒時授朔則一以當代所建耳如雜記載孟
 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
 以有事于祖考又按孟子歲十一月徒柱成十二

傳月與梁成此皆用當代之正朔言之與春秋左氏
人七月四月之篇錯出遂無所通從而自為紛亂
耳不特後世惑之雖左氏固有不察者矣何以言
之如晉之史獻惠之問見于左氏者與經常差兩
月太子申生之死經書于僖六年之春而傳以為九
五年之冬韓之戰經書十一月壬戌而傳以為九
月壬戌以至葵齊卓子之弒里克王鄭之殺皆傳
是而經後蓋是時晉之國史不用同正而用夏正
是以差也左氏不察皆以為經從告而書之設使
徒告何故每差兩月乎且其計告雖後而告以日
月則固從其實也豈有始經國史之錄再經仲尼
之修而不能墮正其計告之誤乎其不然也必矣
故知周正夏正固兩存而清混不待後世而已惑
也左氏在當時故以為誤一也梓慎曰大出於夏為
以周正為夏正其故以為誤一也梓慎曰大出於夏為
四月於商為五月於周為六月夏數得天梓慎周
人也其言如此豈可謂周月之不改乎至于程子
以為正月非春而春秋假之以立義者亦恐未經
按書序一月戊午師渡盟津此周之一月也而經

言十有三年春大會于盟津則亦豈不遂以為歲
之前乎蓋三代之改正朔以天統地統人統而別
之歲建子之月陽氣潛萌乎黃鐘之宮此天之所
以為春而萬物之所由生也獨不謂之天統之春
乎舉一隅於此則夏秋冬可以類推矣自胡氏之
說興學者於三代正朔之說紛然致疑使不改之
說信然則是建寅之常為正月自堯舜以達于三
代未嘗變更而孔子作春秋以欲行夏時之故遽
然反易之以啟後世之惑矣使時王頒之諸侯奉之
生民用之而春秋輒改焉則其大者既已失事實
矣尚可謂其文則史而春秋魯史也聖人假之以
求傳信於將來也哉
立法而時君之罪有難以顯言者故於筆削之際
極其謹嚴以示褒貶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以見
之恐其未著故特書正月以起之即位大事也舜
禹之受終載于典謨而顧命一篇紀康王受遺之

制尤備皆所以示後世正始之法也諸侯之受國於天子先公猶天子之受于天與先王也無王命與先君之命則無以立乎其位而撫有一國於是乎無以正其始矣始之不謹宜乎隱公之立有以未諛間之口啟猜忌之意成篡弒之端也春秋於人君終始之際最為謹重隱公之即位宜書而深沒其文者所以見其始之不正也人皆知定之書即位不可不察文豈知隱之不書即位尤不可不察者哉

隱公之立如穀梁之說則受之于惠者也如左氏公羊之說則隱之自立者也胡氏之說舍穀梁從二氏若蓋穀梁雖以為惠公勝其邪心以與隱而當時事實曾未之考豈若左氏公

羊之有証乎且左氏直以桓公為天子亦可見惠公屬意以立桓公而當時大臣以勿君不可立故長君而立之也程子劉賈夫於此皆有所未考故直以穀梁為斷而謂隱公之不書即位無天王之命耳於隱則賊其無王命而不書至于莊僖則賊其無父命而不書其義雖家于事實則未協也或曰然則桓公誠為天子已乎曰惠公之意則然矣而未可知嘗正其名否也曰惠公之正否何以辨曰自桓公而言則諸侯無再娶之禮仲子不可以為夫人故桓公非世嫡惠雖欲立之非正也其大臣之舍桓而立隱未為失也自隱公言之則既無父命矣復不請于天王正其嫡庶之分始從大臣之言而立乎其位焉安得不為爭亂造端嗚呼此伯夷之終避而逃之所以為求仁得仁又何怨者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羊並作邾婁

胡氏傳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草者也○公羊傳及者何與也○程氏傳

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

三之也則高郵孫氏曰凡盟會侵伐重其為首者其事善則首之者善重其事惡則首之者亦惡重是故

盟會則以主會為首侵伐則以主兵為首所以輕重之也然而於內之主則可言公及其於外之主則不

可以言某及公故聖人變其文曰會也及者以內而及外因此而及彼會者以此從彼彼處某而我往會

之也○公羊傳及猶及汲也○劉氏權衡曰按春秋有相與及者此是也亦有相次及者及其大夫孔父是

也文為事出不專汲汲而已○杜氏註邾魯國鄒縣也莒姑蔑魯地魯國下縣南有姑城○左氏傳

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杜云附庸之君未王命

附庸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及五十里附于諸侯曰附庸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附庸

之君四命○公羊傳儀父者何字也○程氏傳附庸之君

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胡氏傳王朝大夫例稱字

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默而書名例

當稱名或進而稱字其變也○孔氏正義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

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

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邦國有

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程氏傳盟誓以結信出

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羣也諸

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左氏傳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胡氏傳春秋大義以誨信修

睦為事以忠信誠慤為先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之事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矣即位之初而汲汲以求焉惡隱公之私也

或謂盟誓者人情之所不免春秋書盟會惡不稟於天王而私為盟誓耳使是盟而掌于司盟春秋所不惡也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相與之道也忠信不足以相孚而矢誓以相約殺牲以相誼舍其所以為人之道而從事于怨仇相結之術是豈為人上者誦信修睦之道哉春秋之諸侯率多尚此蓋其人無以大相過故也惟其信不由中故

怵於利害則遂變而寒之隱公是盟之後卒不免於伐邾則今日之求好豈非私哉由春秋諸侯相與之道而無變其俗聖人固不能為也曰然則司盟其可廢乎曰司盟之設聖人蓋為諸侯之仇怨不釋者設耳殆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聖人立法常之闕盛衰故不得已而建此官以待之也屢盟之長亂自幽厲以來惡之矣况春秋諸侯之紛紛乎居春秋之後制其諸侯而欲以盟誓一之是猶抱薪而撲火也故春秋惡盟誓謹參盟善蕭魚之會知此則知所以撥亂反正之道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杜氏註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鄆今潁川鄆陵縣○
左氏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
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
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
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
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
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
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
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



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
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
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
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
大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公羊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胡氏傳
克者力勝之詞程氏傳不書奔義不係於奔也○左氏傳段不弟故
不言弟○穀梁傳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
公子賤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
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穀梁子於當時之事

先其傳故以克為殺然論春秋○程氏傳克勝也言
筆削之旨則此說蓋得之矣○胡氏傳夫君親
勝段之彊使之彊所以致其惡也○無將段將以弟弑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
特不勝其母焉爾何責之之甚哉曰姜氏當武公存
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
段以寵弟多材居平外國人又說而歸之恐其將軋
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
至于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
主而太叔屬籍當籍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
志也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

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象
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不得有
為義掩恩也恩義並而中持衡段雖凶逆何由為亂
奈何以惡養之使陷於罪因以剪之乎春秋推見至
隱誅莊公以為首惡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垂
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程氏傳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

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

伯道

王之宰也宰而名之所以著其貶也文公五年成風之喪亦妾母也王使榮叔歸念且賵又使

名伯來會莫俱不稱天者以明其無天道也一則名其宰而見賤一則去其天以示譏○胡氏傳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賤也仲子惠公之妻爾以天王之尊下賜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屨人道之大經拂矣天正紀法之宗六卿紀法之守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碩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賜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故特賤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矣

天子賜帛諸侯之禮行人之職也而太宰親之侵職曠官雖微仲子之事猶春秋之所譏而况兼嬖女之賜以行之乎宰之書名為仲子也凡此皆聖人之所深惡而特筆以示之者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杜氏註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宋今梁國睢陽縣○穀梁傳及者何內界者也宋人外界者也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左氏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也○程氏傳盟于宿魯志也○胡氏傳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何也有宿國之君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杜氏註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左氏傳非王命也○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

案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
交故弗與朝也禮聘弓錐矢不出竟場束脩之內不
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胡氏傳祭伯畿內諸侯
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
不越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貳
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籍外權如繆留
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論議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
藩為援以脇制朝廷如唐盧攜之于高駢崔胤之于
宣武昭緯之于邠岐者經于內臣朝聘告赴皆賂而
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証上○程氏傳當時諸侯不修
行私自植其黨之志哉
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
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
以明其罪

公子益師卒

左氏傳眾父卒

海陵胡氏曰益師字眾父眾仲其後也

○劉氏傳公子

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
公子之尊視大夫○程氏傳諸侯之卿必受命于天
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
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
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
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范氏云君之卿佐是謂股
錄其卒○高郵孫氏曰古者遇臣之禮束朝則改容
當坐則為起疾病則臨間死則哭之君之遇之也重
則其報之也亦重過之也輕則其報之也亦輕春秋
之時君遇臣之禮不止于薄也或專殺之臣事君之

道不止于欺也而或弑之聖人痛君臣之交失道也則于內大夫之卒少見其意焉內大夫之書于經者四十有七書卒者三十不書卒者十有七所以見君恩之厚薄且記臣道之始終也書卒者或君臨之或時賜之恩及之則卒之不書卒者或弑賊或出奔或君不見臨或賜時不加恩不及則不卒也亦或出于春秋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者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蘇氏云春秋以事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事成于日者日成于月者月成于時者時不然皆失之矣故崩薨卒弑葬廟之類盟戰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如此者皆以日成也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如此者皆以時成也會遇平如來至侵伐圍取款次遷降逆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水雪彗孛金墜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時成者也惟公即位不書日有常日也外殺大夫不書月與日早不以告也

不書官之說有三官制之紊也大夫之無王命也

王命之不重也諸侯大國三卿耳而晉有六卿魯至鞏之戰亦有四卿是官制非先王之舊也無王命之說當矣然當時王朝之卿士類多世官而不擇賢大國以彊而請命則雖有王命亦豈足為重哉春秋以其不足譏故別立一例以書王朝諸侯之大夫要不失其貴賤之分而已天子之命官則書冢宰見其任天下之重也宋得自命官則書三官見其不失官也此外王朝公卿書爵而已同諸侯也天子之大夫諸侯之附庸與命大夫則書字其班大略同也天子上士及諸侯之卿皆名氏蓋

列國之卿入天子之國曰士也惟有所褒則字進其等也是亦足以見微顯志晦之體矣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胡氏傳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

國在魯之東郊者也孔安國曰此戎蓋帝王所寓○

杜氏註陳留濟南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劉氏傳

戎者何戎之君也曷為不以其君稱之不與君稱也

曷為不與君稱正朔不加禮樂不及朝聘不與東方

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雖大皆曰子有

故也然後著其名爵外之也曷為外之王者內京師

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啖子曰凡戎狄皆不分爵號而君臣同詞○胡

氏傳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

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小人外君子為

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

內中國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

致金縢之奉首願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

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夷胡

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猶夏

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肯而明

於取戎○杜氏註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孔氏

氏傳周室既衰蠻夷猶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
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
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亂
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
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孫氏曰諸侯非有天
子之事不得出會諸
侯況會戎哉○穀梁傳知者慮義者行仁者
守有此三者而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書戎以外之則往會焉者不待賤而惡見矣會狄
會吳放此

夏五月莒人入向

杜氏註莒今城陽莒縣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

有向城○程氏傳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

帥師將尊師少曰某代某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

少曰某人已上公羊說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

人書入其國也詳見五年傳○左氏傳莒子娶

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孫

氏曰莒小國以兵入向者隱桓之際征伐用師國無

小大皆專而行之也○程氏傳天下有道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人之

境固為暴亂而王法之所禁况入人之國乎

無駭帥師入極穀梁駭

杜氏註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賈逵曰極無駭不書

氏未賜族○程氏傳古者卿皆受命于天子春秋之

時諸侯自命已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

族者皆命之世為卿也劉氏傳無駭者何魯大夫也何以不氏再命也諸侯大夫也

三卿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再命小國一命

禮也○襄陵許氏曰凡大夫未爵命于天子則不氏春秋之初尚謹此也無駭暈挾柔弱及完之見隱桓

莊篇是也自隱桓以後列國皆自命大夫非○左氏

夷秋無不稱族者矣蓋不復請命于周也

傳司空無駭入極費齊父勝之○胡氏傳書帥師用

大眾也莒魯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

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

事宜書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杜氏註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左氏傳戎請盟

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程氏傳戎猶夏而與之盟

非義也泰山孫氏曰儀父中國也公與中○胡氏傳

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謂謹嚴

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

夷狄猶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血以約

盟非義矣是故盟于唐而特詳時月日者謹之也後

世乃有結戎狄以許昏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

勾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于回
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于尚結
贊雖悔于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左氏履緌作裂縞

杜氏註紀東莞劇縣○公羊傳紀履緌者何紀大夫

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何休曰為然則曷稱

稱諸父兄師友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

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今按紀季姜及

書則言在塗稱女可也其實婦與夫人皆既至之稱

若逆婦姜于齊則又變例以明文公喪要之罪矣

○左氏傳御為君逆也杜氏釋例曰御為君逆則稱

字尊卑之別也○程氏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
明重事也來逆非御則書歸而已矣見其禮之薄也
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于所館故有親御
授綏之禮豈有季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

常山劉氏曰文王親迎于渭不云于草且是時未為諸侯也詩云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蹶為王卿士韓侯因朝親至周而迎不亦宜乎

男女之配萬事之先也男下于女而親迎而後女
從乎男而合好比聖人制禮所以尤重大昏而謹
夫婦之始也然天子諸侯有宗廟社稷之守不可
為逆女而出疆故必使三公上卿往逆于其國至

於所館而後親往逆焉人君者風化之首也昏禮之不脩無以正天下之夫婦矣逆者男之事也其禮不可以不厚歸者女之事也其待禮不可以不至禮不至而遂從之則不免於以說而動而陷于歸妹之凶紀以鄉逆猶可言也逆者微而止書歸則內外兩失之矣春秋恒事不書而于內女夫人之歸逆一一詳之亦足以見有國者之所當重矣天子諸侯之昏禮不見于後世古禮之存者獨士昏禮耳故天子諸侯之親迎後世儒者率無定說如鄭康成言天子當親迎于侯國引文王以爲証殊不知文王親迎于渭蓋諸侯世子之事也豈得以言天子乎故天子諸侯之禮不可得而見矣若以義起之則孟子以親迎爲禮之輕而古之人君

以宗廟社稷爲重其必無越竟親迎之禮明矣故程子劉質夫之說爲當然程子必以卿大夫而下皆不親迎則又悖于士昏禮詩國風之說蓋亦誤矣或曰然程劉氏之辨明矣而胡氏又從而主諸侯親迎之說何也曰胡氏蓋惑于公羊子不稱使大夫未逆女而不稱使蓋昏禮自有主昏者故不稱以君臣之例稱之而祭公劉夏皆不稱天王之使也胡氏不察復取親迎之說以實之彼不知天子諸侯親迎之禮若果有之則周禮不應不載今自天子巡守會同諸侯朝覲邦交之外無所不迎之禮其他不見親迎女家之証獨記有所謂冕迎于所館故曰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今不詳禮之文而欲令天子之尊下屈侯國諸侯之重越境而娶使後世如任人問屋廬于之類姍笑先王之禮拘泥無權而不可執守豈非儒者誦禮不明之過哉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杜氏註伯姬魯女裂縞所逆者○穀梁傳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程氏傳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劉氏傳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氏作密

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何氏曰春秋孔子遠害其說口相傳授至

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于竹帛故有所失也

○程氏傳闕文也當云

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

縞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也公穀皆作伯

傳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制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賜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制之而非闕也紀不伯莒子盟于密甲戌己丑夏五郭公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也或曰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也闕之而慎言其餘可也必為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

范氏曰夫人無出夫人者隱之竟之事薨有常處

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程氏傳隱

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曰小君婦人

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胡氏傳卒

則書喪以明齊也先卒則下書葬以明順也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君在而不書葬者蓋婦人從夫故君生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今世后雖先崩必俟祔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歟

鄭人伐衛

陸氏纂例曰成公以前侵伐人者遠事難詳不必皆微者也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胡氏傳凡兵聲罪致討曰伐若師掠境曰侵而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說道而勝之曰敗志厲而守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成以弱候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志其事實以明輕重○左內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就其詞為君隱也○左

氏傳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滑段衛人為之伐

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計公孫滑之亂也○程氏傳諸

侯舉兵而侵伐人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

者蓋彼加于已則當引咎或自辯喻之以禮義不得

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忽而與戰則以

與戰者為主處已絕亂之道也今鄭聲罪而伐衛衛

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人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胡氏曰伐而服罪則不書戰此義推之一經皆可通矣

三年春王二月

程氏傳月五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

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
則存天時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
春秋之大義也

己巳日有食之

杜氏註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
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
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今
釋例以長厯推經傳此食是二月朔也○穀梁傳其
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杜氏註見
桓三年○公
羊傳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

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

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

朔在後也

孫氏曰凡日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日
不言朔失其朔也言朔不言日失其日也

不言日不言朔俱失也皆厯象錯亂太史職廢或失
之前或失之後故春秋詳而錄之以正其罪○劉氏
傳或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史之記○程
失也非史之記失則日有食之不得其正也

氏傳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

非異也

何氏公羊傳注云災者有害于人物隨○胡
事而至者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

氏傳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之象
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
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

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陰盛陽微之證
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
人君不可忽天象也呂氏曰日有食之有常度矣而春秋不以為常度而不顧也以
為日者人君之象德有不至陰而侵陽則日為之食
過災而懼日夜修者以塞天變則禍亂可息苟以為
常度而不顧則殃咎隨之
危亡日至其應如響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
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左氏傳三月壬戌平王
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劉氏權衡杜云欲諸侯速至故
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
書遠日者即傳其偽以懲臣子之過也非也王實以
壬戌崩而赴以庚戌則天下皆謂直以庚戌崩也以

史自當書庚戌聖人雖欲改正亦不可得豈故傳
其偽者乎且于春秋何以見平王非庚戌崩乎○
程氏傳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

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胡氏傳或曰萬
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竟以奔而修服于國卿供
帛送之禮既奠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誥
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
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王者之喪安得以為
修服于國而可乎故同人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人代
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人代
也諸侯歲時或朝親于京師或會同于方岳或從征
討之事雖竟踰時不以為難何獨難于奔喪而薄君
臣始終存沒之義大非先
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杜氏註不書葬魯不會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王十有三崩葬皆書者五周
告之崩魯會之葬也崩而不書葬者四周告之而魯

不會也崩葬不見者三周不告魯不會也其一則在春秋之後也春秋之書葬皆我葬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氏作君

左氏傳君氏卒聲子也

古氏曰左氏以紀子帛為裂

皆傳寫之誤而左氏不知從而穿鑿妄為之說吾知左氏之出其後聖人也遠學春秋者其可以為據乎

然則謂之尹○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

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陸氏纂例臣無外交

之禮今死而未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

非禮也常山劉氏曰尹子稱氏者起其世繼也節兩

國之均然則尹氏世秉周權以長亂階從來遠也其後尹氏立王子朝又以子朝奔楚皆書曰氏其終可

豈○程氏傳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

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

敗尹氏世為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譏其世繼也

胡氏傳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

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

可堪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

秋武氏子來求賻

程氏傳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公羊傳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

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劉氏傳嗣子定

位乎初喪則其曰未君何百官總已聽于冢宰三年
○胡氏傳夫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是攝行軍國之
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于以謹也○穀梁傳歸死者
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曰賻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
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
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譏之○程氏傳天
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遣武氏子徵求于四國書之
以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天王之喪同執畢至况侯甸來衛之國兄弟昭穆
之親哉周之於魯固不當以往來之禮論也然惠
公仲子之喪冢宰歸賻而王室之賻至勤武氏子

之來求平王之莫不遣一介而往會隱公於君臣
之大義廢缺如此固無以訓其臣子矣夫以諸侯
之不臣如此而為政於王室者不能因心術慮輔
王修政以討之顧乃遣使徵求禮體賁貨以取輕
於天下此春秋所以直書而交譏之歎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氏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
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
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
之以主社稷使公子馮出居于鄭○趙子曰春秋記

諸侯卒以著代也不曰薨異內外也名之降于天子也○程氏傳吉去慶弔誦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之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氏傳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程氏傳天下無王諸

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將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

告則書之劉氏傳何以書會盟之事告則書昌為告則書常事不書非常則書盟會于春秋常

也於王者之制則非常○杜氏註石門齊地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羊作繆後凡以為謚者同

左氏傳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至言同執以別諸侯四夷之國

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岳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士不踰時

踰月外媵至○程氏傳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

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陸

氏纂例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正禮諸侯皆合請王

謚從而書之以見非禮○胡氏曰外諸侯葬其事則

因魯史其義則或存或削曷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

之事也諸侯於方岳之同盟其主誦會同之好其沒

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卒而或葬或不

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

諱其辱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瑤齊昭告

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也晉主夏盟在景
公特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也吳楚之
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
是避其號也急于禮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關其文
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諱其辱避其號聖人所削春秋
之法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杜氏註杞國本陳留雍縣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

有婁鄉○穀梁傳言伐言取所惡也

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

罪而貪其利而書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

之也○陸氏纂例啖子曰先書伐國後言取邑者明

其國之邑也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

或是邑或是附庸力得之故曰

取不當取也不是其爭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詞

其本是其邑及我之附庸為彼所奪後却取得當異其

文謂其不能申明直詞請于王而正疆理但專自以

兵爭奪不得正道○程氏傳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

其罪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陸氏釋文君父言弒積漸之名臣子云殺界賤之意

也○左氏傳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

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
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
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
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
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
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
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滋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
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
遠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
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

州吁弑桓公而立○泰山孫氏曰易曰履霜陰始凝
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
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斯聖人
教人君御臣子防微杜漸之深戒也蓋以臣子之惡
始于微而積于漸久而不已遂成乎篡弑之禍如履
霜而至乎堅冰也若辯之不早則鮮不及矣○程氏
傳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
亦以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
之初弑君者皆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絕于

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况弑君乎大義既明于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為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不可例拘也○胡氏傳使莊公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碯盡言極諫而公弗從復使與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篡弑所由作也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

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矣故春秋書之以為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

夏公及宋公過于清

趙子曰簡禮而會曰過

公羊傳過者何不期也○穀

註古者有過禮為朝天子若朝羅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陸氏纂例古者過禮恐諸侯有避過相過略而行故與會禮不同時雖非相遇而從者易以過禮相見者故書曰過公羊穀梁並是說過本意○程氏傳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過非周禮冬見曰過之過也

○左氏傳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

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過于清○常

山劉氏曰王室衰微典制廢壞諸侯各逞其欲會盟

紛然舍此又簡易其事若道路相逢過無國君之禮
春秋所以致譏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杜氏註陳今陳國陳縣蔡今汝南上蔡縣○左氏傳
宋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
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
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
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
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襄陵許氏曰
擊鼓之詩以為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是以書

衛人○程氏傳宋以公子馮在鄭與諸侯謀伐之也

撲諸侯以伐鄭同為罪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

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胡氏傳陳恒弑其

告于哀公請討之然則鄭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
後聞可也未傷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

其邪說是非人欲滅
天理非人之所為也

秋學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杜氏註暈魯大夫公子暈○左氏傳宋公使來乞師

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

暈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程氏傳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

罪大矣再序四國重言其辜

胡氏傳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

日輩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也言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會黨輩復

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弒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春秋誅討亂臣賊子之

法嚴左氏以為再伐妄也輩不稱公子姦逆之人積

其強惡非一朝一夕辯之宜早隱公不能辨是以及

禍○泰山孫氏曰輩不氏未命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杜氏註濮陳地水名○左氏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

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親為可曰何以得親曰陳

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

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於陳曰衛國福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

之而請蒞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

石碯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公羊傳其稱

人何討賊之辭也何氏註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

也舉國殺之也○陸氏纂例凡作亂自立為君而國人殺之者皆稱人以殺者衆所共棄不君之也且明

無所累也○胡氏傳其殺州吁石碯謀之而使右宰醜蒞

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

得討也故曰衆詞公羊子之義是矣于濮者閔衛國

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

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大以討賊許衆人而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氏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有二月宣公即位

○穀梁傳衛人者衆詞也立者不宜立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

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名分定則賢無長亂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

○程氏傳書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

命于天子當時雖不受命于天子猶受命于先君衛

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

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泰山孫氏曰諸侯受國于天子非國人可得而立也○高郵孫氏曰晉以國人衆立疑有得立之理聖人特于疑似之間衆人以爲功一時以爲義者聖人必立大中以正之所以示皇極之道而較著一玉之法也

春秋卷第二

張洽集傳

隱公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觀左氏作夫

公羊傳棠者何濟上之邑也

杜氏詳高平方與縣有武棠亭正義曰舊說棠

魯地據公欲略地則非魯竟也釋例土地名○左氏棠在魯內云本棠地蓋棠魯之界上也

傳公將如棠觀漁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誨大

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

物者也故誨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

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

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誨事也三年而治兵

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教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
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
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
川澤之寶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
也公曰吾將略地焉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
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穀梁傳禮尊不親小事卑
不尸大功魚罾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程氏傳
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泰山孫
氏曰觀
魚非諸侯之事也天子諸侯無非事者動必有為也
故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諸侯朝天子曰述職
是故春者耕而補不足秋者斂而助不給隱怠棄國
政觀魚于棠可謂非事矣○許氏曰廢政勤民般樂

於遠蓋公畏
天之志荒矣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氏傳衛亂是以緩有州吁之亂
十四月乃葬○泰山孫氏曰討

賊則書葬○程氏傳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送終大

事也必就正寢不沒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箦而沒豈

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為乎○胡

氏曰謚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

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失位而見弑何以為

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

不請于王而私自謚爾春秋於邦君之葬從其私謚

而稱公所以罪不忠孝之臣子皆所以過人欲存天
理大居正也

秋衛師入邾

邾公羊作威

公羊傳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
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
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杜氏註東平劉父縣
西南有邾鄉○左氏傳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
入邾○程氏傳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
尊王為先居喪為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
道也○胡氏傳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紀

其威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
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弃疾主兵而曰楚
師之類是也有惡其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
蔡及齊圍邾之類是也衛宣總州吁暴亂之後不施
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
衛師入邾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公羊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景氏曰考落而

成之與宣王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

桓祭其母也杜氏註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

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也○穀梁傳禮廢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

○胡氏傳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故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因其來昭而正名之曰仲子之昭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眾妾之分定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諡繫號以姓繫諡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諡單舉姓字者妾也○陸氏纂例曰凡改舊而遂以為常者則曰初稅畝及六羽是也○孔氏正義廟初成設祭以安神祭則有樂放初獻六羽○高郵孫氏曰凡舞有干羽此不言干但言羽者婦人無武事但陳

羽舞也○左氏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教于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

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劉氏權衡曰左氏云王

異數若五等之君均于六佾無乃同之乎且所謂士者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樂舞之儀安得二佾而施之乎周禮舞師之職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者五服玄冕之祭也王服玄冕不舞士服玄冕反舞之乎且玄冕又非士所當服者以此為非禮無疑○公羊傳則是眾仲之誤而隱公從之為非禮無疑○公羊傳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

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始昉也

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程氏傳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佾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為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常山劉氏曰魯僭天子禮樂孔子每事書之以正天下之典也

論衆仲言樂之失當以劉氏之說為正論聖人書初之旨當以公羊程氏之說為正後世皆以六佾為魯之所當用者不考于周禮之過也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杜氏註邾王兵故序鄭上胡氏曰凡班序上禮之常也而會盟征伐以主者為先周事之變也○趙氏曰凡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還也

會盟征伐必先王者胡氏之說當矣然以為衛州吁告于宋事與此同則豈亦未深考其實哉州吁之辭曰君為主推其主於宋也邾人之辭曰敝邑為道以主兵自居也豈可謂同哉

會盟征伐之先主者正公羊所

謂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兵隴之盟先宋公陳侯鄭伯後晉士毅伐許之役先鄭伯而後晉荀偃蓋春秋之際名分尚明故王人雖微而必列于諸侯之上霸王之卿亦不敢位諸侯之先春秋時因其事實而書之爾若胡氏釋四國伐鄭之師齊衛圍成之事左氏以後論滅下陽之役皆謂聖筆以意易其主兵之人豈其然哉

螟

杜氏註蝻食苗心者○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程

氏傳書螟書蝻皆為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胡氏傳國以民為本

民以食為計去螟蝻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經以為大事而書之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秦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諱于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左氏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

忘葬之加一等

胡氏傳公將如棠觀漁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

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

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不能用至于亡國一也○杜

氏註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

宗人伐鄭圍長葛

杜氏註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左氏傳以報入

鄆之役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邑何

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遂奔誅不填服程氏傳伐肆其暴也○陸氏纂例既伐其國又圍其邑皆書之其事輕重等不可偏遺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氏作渝劉氏曰蓋是字誤

杜氏註和而不盟曰平○高郵孫氏曰輸者約也鄭人請和未納其平泰山孫氏曰輸者未輸誠于戎平四年帶會伐鄭之怨也○胡氏傳鄭人納成于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過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郭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詞公憇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

來歸枋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郟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耳苟以為利則為人臣子者且將懷利以事其君父而大夫士庶人交征於利不至篡奪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為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劉氏傳輸平猶致成也曷為致成為伐鄭致成也然則何致致枋也其曰來使人也其曰輸有挾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杜氏註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左氏傳始平于齊也杜氏註春秋前與魯不平

秋七月

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

時過則何以書四時具然後為年何氏註歷一時無事則書其首月明

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書欽若昊天應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是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

○程氏傳天時五月備而後成歲也

冬宗人取長葛

杜氏註上有伐鄭圍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程氏傳宗人

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

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訐卒喪

其邑皆罪也宗之彊取不可勝誅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何氏註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

國也程氏傳伯姬為紀夫人始歸○高郵孫氏曰媵

不當書而書者變例以見其賢也紀侯去國紀季以

鄒入齊復存紀之宗社叔姬又歸于鄒以承紀之宗

祀紀之國侵削殆盡其所存者宗祀而已而叔姬不

以國之存亡易其慮惟宗社之是依聖人安得不賢

之乎蘇氏曰書叔姬賢之也吳無君無大夫賢季子

責而後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獨可以

廢賢

滕侯卒

杜氏註滕國在沛國公立縣東南○左氏傳不書名

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故費則赴以名告

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劉氏權衡曰天下有道王巡守四岳

則諸侯各朝方岳以聽黜陟故一方諸侯共事方伯死則相恤朝聘通焉赴告及焉異方殊用生不兵

事患不共憂則朝聘不相通赴告不相及左氏所云同盟則赴以名蓋緣此也言同盟赴以名非也同盟

則相赴是也○陸氏纂例曰臣子正當創巨痛深之日豈忍稱君之名以赴列國禮固不爾且禮篇所錄

亦曰寡君不祿而已凡曾同盟知其名故于死時書之春秋諸侯卒不同盟會凡五十二人九人不書

名餘並○程氏傳不名史闕也趙子曰凡諸侯同盟于載書朝會名于

要約聘告名于簡牘故于卒赴可知而紀也非此則否示詳慎也春秋唯有人卒不書名檢尋事迹並無朝會聘盟之事所以不○胡氏傳滕侯卒何以不知其名耳是其明證也

書莫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

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

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

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侯其葬滕鄰竟也宿

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

乎怠于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此

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

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丘

杜氏註中丘在垠邢臨沂縣東北○左氏傳書不時也泰山孫氏曰城邑宮室高下小大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廡作一門築一園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此年夏城中丘桓五年夏城促丘莊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文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定十四年秋城莒及霄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之類是也時謂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非此不時也然得其時者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程懲惜武之深旨也○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

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興廢復古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陸氏纂例趙子曰以禮通好曰聘○左氏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常山劉氏曰周禮大行

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先
王制禮所以盡人之情諸侯之于鄰國壤地相接苟
無禮以相與則何足以誨好而修睦哉王室不綱典
禮大壞無禮義之交而惟強弱之視或附大而結好
或畏成而共命故小國則朝而不聘大國則聘而不
朝故來朝于魯者非邾莒紀薛則郕杞曹滕皆小國
也魯侯之如者惟齊晉楚三大國而聘于魯者則齊
晉宋衛陳鄭秦楚之邦魯臣之所如者亦唯大國而
或及于小國者矣○程氏傳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
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

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
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
嫡爾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
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
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篡弑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
愛而寵任之過也趙子曰將命國之大事此譏弟也○胡氏傳兄弟
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
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
友恭之義仁人之於兄弟絕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
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末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

左氏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公非宋而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宗平故懼而伐邾以求宗○胡氏傳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郭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蔑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辭說以伐之爾○程氏傳擅興甲兵為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杜氏註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程氏傳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杜氏註楚丘衛地○左氏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

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

歸○程氏傳言伐見其以眾天子之使道由于衛而

戎得以眾伐之衛不能衛其罪可知言以歸則非執

凡伯有失節之罪泰山孫氏曰書楚丘責衛不能救

氏曰周之秩官敵國至闕尹以告侯人為導司徒其徒司寇詰姦佃人積薪大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

則以班命加一等益度至于王交則皆官正誨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于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

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苑立錄于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

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許氏曰王靈既竭戎索不勝於是夷狄陵中國而侮王室政刑不修

也之咎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杜氏註垂衛地濟陰句陽

縣東北有垂亭○左氏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

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故遇于大丘也○程氏

傳宋忘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

故書曰遇○劉氏傳垂者何吾近邑也何以書接乎

我也我未有接之者其曰接乎我何諸侯之遇于我

者雖無事焉必以禮交之道也餽牽云乎芻米云乎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禘公羊穀梁作邠

杜氏註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禘鄭祀泰山之邑

在琅邪費縣東南○公羊傳邠者何鄭湯沐之邑也

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

沐之邑焉范氏註穀梁傳曰諸侯有大功德于王

所以共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左氏傳鄭伯請

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禘易許田三月宛

來歸禘不祀泰山也杜氏註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

之邑故有周公廟鄭桓公宣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

山湯沐邑在禘鄭以天子不復巡守故故以禘易許

田從本國所近恐魯以周公廟為疑故○胡氏傳鄭伯欲以泰山之禘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禘者地既輸矣未易許也○

程氏傳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湯沐之邑近于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守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始以祊歸魯未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于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胡氏傳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守矣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

庚寅戎入祊

公羊傳入者何難也○程氏傳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強入之也○劉氏傳未有言戎入者其曰戎入

何祊非戎有也何言乎祊非戎有王者制諸侯之地

也有常鄭不得以與人魯不得以取諸人

襄陵許氏曰春秋撥

亂務謹名分書戎者以義立辨者也非所有而有之則與物亂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胡氏傳古者死而不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

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于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伯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故傳此

義者記于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太上示君臣尊卑之等也

諸侯告終則必稱嗣以起故楚邦教告喪而伍舉

更其為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為長然則諸侯之

名自其告先君之終則已紀錄於列國之史矣非

特同盟朝會聘告之有證也春秋於諸侯之卒悉

以名書亦所以謹終辨實使邦君之名蓋可考而

不至于混淆爾豈特辨等之一端而已哉胡氏至

謂春秋卒周之制而欲諸侯以名赴此又求之過

者也

辛亥宿男卒

穀梁傳宿微國也○呂氏曰其不名史失之聖人不

得而益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杜氏註瓦屋周地○穀梁傳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

謹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

二伯○胡氏傳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

薄而人心疑然後有盟詛盟詛繁而要約亂然後有

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書參盟謹

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

盟於會同聽命于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由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至于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譏盟詛以信待人而不疑也凡此類盖有不循周制者矣

八月葬蔡宣公

杜氏註三月而葬速○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羊叢梁作包來

左氏傳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程氏傳鄰國之交

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已與臣盟義非安也○陸氏微旨凡公與外大夫盟例不書公及齊高侯晉處父是也所以罪齊晉也此特書公者莒小國也非大夫所敢盟公公自欲與之盟爾所以譏公之失禮且明非莒之罪也○劉氏傳非公之棄南面而下與大夫盟也

螟

程氏傳蟲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氏傳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眾仲對曰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胙之

土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諸侯以字諸侯不得賜姓

王義為謚因以為族或侯即先官有世功則以官族

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公命以字為展氏

無駭公子展之孫○程氏傳未賜族稱名而已○啖

氏曰魯卿既王命皆書卒隱公攝位不命大夫故未

命之卿亦書卒明非怠慢也侯無駭是也餘公不命

之卿無書卒者責不尊王室胡氏通曰春秋雖尊

以禮正大夫書卒者示恩禮之有終也其不卒者或

正其分或討其罪也以命則或或三祿則或四或

陪非正大夫其禮殺矣柔○胡氏傳無駭書名未賜

弱結之不卒正其分者也

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

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姓而身為大

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

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

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挾

皆書名爾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

族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于三家尊魯

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

子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

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

治亂之理明矣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劉氏傳曷為字下大夫

也天子之下大夫四命○何氏註古者諸侯順軌有

德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穀梁

傳聘諸侯非正也胡氏傳按周禮行人王者命諸侯

梁子以聘諸侯為非正何也古者諸侯于天子比年

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于諸侯不可若

是燕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

策不書遣使如同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

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

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

以為不○程氏傳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

正乎

此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

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容失

道甚矣胡氏傳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

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賜葬

者四則問于他邦以齊晉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

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

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

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

之柄也春秋于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魯為周公之冑而欲親之與公不知尊王明義以

正其國而朝聘之禮不復行於王室於是諸侯視

微而王靈竭臣子則象而篡弑萌隱公之惡積不

可掄如此乃欲修區區之小讓以成名後世或以
賢君稱之何哉春秋詳王使之來魯以待讀者之
自考而知隱公之罪不可勝誅蓋不特譏天子之
失政而已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杜氏註三月今正月○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庚辰
大雨雪志既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
謹而日之也○公羊傳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
異爾不時也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傲甚也

○程氏傳陰陽運動有常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

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
所言多妄震電不時災也雨雪非常為大亦災也

曰夏正月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已出見則
雷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
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
氣繼逸而將為害也

挾卒

公羊穀
梁作俠

公羊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杜氏註挾魯
大夫之未賜族者○穀梁傳俠者所俠也弗大夫者
隱不爵大夫也不成為君也

夏城郎

杜氏註郎邑也高平方與縣有郁郎亭○左氏傳書

不時也○胡氏傳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
有時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
城費城邱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
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時也
隱公城中丘城郎皆以夏則妨農而非時矣城不踰
制役不踰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議遠邇略基址具
餼糧度有司量工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况
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
重見矣○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後伐邾今城郎而
後伐宋皆譏公不務崇德修政以戒蕭牆而念外人

之有非平時勤衆恃城守國亦已末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公羊
作邠

杜氏註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左氏傳宋公不
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郟之
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
宋冬會于防謀伐宋也○常山劉氏曰古之治時諸
侯服天子之命以守疆土以治民人其朝聘有時出
入有度無非禮者自王綱不振諸侯無法以自守大
者則糾合其黨以逞其欲中者附從不暇以救其亡

故列國之會紛然于天下聖人一以王法正之凡書會者皆識也若夫彼善于此惡有輕重則各存乎其

事其意則直罪其非王事相會聚爾

胡氏傳左氏稱宋公不王而謀

伐宋則防與中立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于王都雖謂之王事可也始則私相

會而為謀于防中則私相盟而為師期于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以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

果如是乎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立

左氏傳會于中立盟于鄧為師期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言先會非公本期

○程氏

傳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鞏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菅

左氏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

宋師于管○杜氏註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

宋未陳也

左氏例敵未陳曰敗某師○管宋地

○程氏傳不言戰而言

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劉氏傳曷為或

言戰或不言戰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左氏傳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寅鄭師入防

辛巳歸于戎○杜氏註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郟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鄭伯後期而不獨敗宋師故鄭頻進兵以入郟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公羊傳一月而再取甚之也○程氏傳取二邑而有之盜也胡氏曰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甚焉者若成公取郟襄公取郟昭公取郟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故取郟取防直書而不隱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左氏傳蔡人衛人邠人不會王命不伐宋也秋七月鄭伯入郟猶在郟宋人衛人入鄭○程氏傳鄭勞民以務

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春秋左傳曰風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公穀作戴鄭伯伐取之杜氏註戴國也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左氏傳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蔡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程氏傳戴鄭與也故三國

十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眾其殘民甚矣胡氏傳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殘民之甚當此刑矣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左氏傳討違王命也○程氏傳討不會伐宋也宋以

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云宋公不王鄭伯以
 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
 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胡氏傳若討違王命則不
 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杜氏註薛魯國薛縣○劉氏傳其言朝何王者之制
 諸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趙子曰朝聘諸侯必
 有婚姻之好疆場之理故王者不絕其交焉春秋之
 代則多自於黨仇矣皆國之犬事故君子志之○程
 宗氏傳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之于天子未
 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為安乎○泰山孫氏曰周

室不競干戈日尋以大陵小小國不得已而朝之齊
 晉宋衛未嘗朝魯而滕薛邾杞來朝奔走而不暇也
 齊晉宋衛未嘗朝魯者齊晉強也宋衛敵也滕薛邾
 杞奔走來朝而不暇者土地狹隘兵眾寡弱不能與
 魯抗也春秋之法諸侯非天子之事不得踰竟凡書

朝云者皆惡之高郵孫氏曰春秋一經外之朝天子
 者不見于經內之朝天子者二而已
又皆在于王所而不在于京師如京師者一而已又
 因會伐秦而遂行由此觀之當朝之禮一施于疆國
 天子名存而已聖人同○劉氏傳其兼之何譏旅見
 其實而書之以罪之也
 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朝者考
 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不待有德而朝之雖不旅

見亦非禮也意林曰隱公之志也己驕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國人臣也魯不敢同日而參盟丙午盟晉丁未盟衛是也今一旦而朝兩國君不能識其非禮也而受之則非獨驕也志荒矣死不亦宜乎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左氏無五月時來公羊作祁黎

杜氏註時來邾也莒陽縣東有釐城○左氏傳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杜氏註許潁川許昌縣○程氏傳書及內為主也非

內為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陸氏纂例曰凡魯與

及者乃是魯為主若諸侯大夫會而盟及用兵言是盟主所召故往就之非魯起意故悉不言及唯德

四年及江人黃人伐陳是齊所命以我及江黃同行耳非魯王之也又僖五年公及齊侯會王世子尊王世子齊不敢為會主故不言會齊侯而言及也並變例也○蘇氏曰急曰及緩曰

會○左氏傳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瑕叔

盈取鄭伯之旗發以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

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

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

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

西偏○泰山孫氏曰公二年之間與齊侯鄭伯伐宋

敗宋取郟取防會時來入許連兵自恣以為無道其

惡甚矣○胡氏傳隱公即位十有一年矣天王遣使

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
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購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而擅興甲兵為宗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
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防
取部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
五也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
不善之殃豈特始于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
而掩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于善豈有鍾巫
之及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
施設于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

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呂氏曰公有蕭牆之憂近在目前而不知方且夏與

鄭伯會秋及齊侯鄭伯入人之國至冬遂及其不明
如是死固宜也○劉氏意林曰隱公之所以弑也德
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竟禍及在內
可不哀與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顯與而
在蕭牆之內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趙子曰公必薨於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
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
也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閭幃不修也故宗
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閭幃嚴飾之女子小人不尸
重任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篡弑之禍曷由而至哉

○左氏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請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狼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齋于社圃館于寯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寯氏

公羊傳公子暈公曰百姓安于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隱曰吾否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暈恐若其言聞乎桓于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立何曰請作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

桓公而寯氏有死者欲以弑君之罪加寯氏而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据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高郵孫氏曰弑君不地不忍言

也春秋之法外弑言弑內弑不地所以辨內外遠近變養忠孝也何以不書葬春秋

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雖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

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劉氏傳君

弑臣討賊猶親弑子復雖也雖不復則不葬不葬則服不除寢苦枕戈所以明為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事也其義未終故不敢以急葬也

○胡氏傳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

公之罪也致桓弑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辯之弗早辯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史必以實書而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

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于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于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于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延祐甲寅李教授委職校正捐俸補完

春秋卷第二

春秋卷第三

張洽集傳

桓公

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程氏傳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高郵孫氏

曰元年書王者以為弒君之賊將而必誅已弒君矣其能免于誅乎元年書王所以誅桓也二年書王必以謂王室為弱弒君之賊力不能即誅二年誅之亦已晚矣然亦足以為王誅也十年書王者政教之出不可一日無之十年無王則王道將絕于天下也十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弒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於一時當見誅于終身當見誅於萬世○杜氏見誅于死不見誅于終身當見誅於萬世○杜氏

註嗣子位定于初喪而踰年始改元者繼父業成父

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諸

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

書即位于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于遭喪繼

位者○公羊傳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

著其惡即就也先謂宗廟明繼也還○胡氏傳桓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

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隱自立之罪深絕之

也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忠公之嫡子乎嫡子當

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揖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

至于見弒而惡亦有分矣春秋昌為深絕桓也日

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

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適子謂當立乎桓

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也非攝

也揖讓與乎日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克禘禘而

謂之讓也桓無嫡嗣隱公繼室之子于次居長禮當嗣

也其欲授桓所謂推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揖之云

乎以其實讓而桓乃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

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其罪深加賤絕備書終始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岳鄭伯以璧假許田

杜氏註垂犬丘衛地○劉氏傳許田者何魯湯沐之邑也方伯時朝于天子天子賜之湯沐之邑於縣內視元士魯非方伯也其謂之方伯何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許田之為魯自周公始焉易之者我也使其辭若自鄭出然是亦為之諱也此蓋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意林曰許田周公之邑也詩云居嘗與許復周公之字蓋非方伯不得有湯沐之邑非同許復周公

亭其地○左氏傳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

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

故也○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假不言以言以非

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

以地相與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之邠者鄭伯之所

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周而鄭之不

祭泰山也范氏註泰山非鄭竟內從天王巡守受命而祭○程氏傳隱公八

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記

及桓弒立故為會而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

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

蘇氏曰許田所以易祊也○胡氏傳魯山東之國
桓為未足而益之以璧爾
與祊為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
其國而睨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欤曰利者人欲
之私放于利則必至于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
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
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原杜篡弒之漸也湯沐
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不
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
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杜氏註越近垂地名○左氏傳結祊成也

杜氏註公以篡立而

修好于鄭鄭因而迎之以成○穀梁傳及者內為志

禮于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程氏

馬爾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安是以為垂之盟○程氏

傳弒君之人凡民固不懟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

秋大水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

辭水非常而為災或害民禾稼敗民廬居凡為災則

書○程氏傳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

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穀梁傳桓無正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程氏傳桓公無

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弒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

公羊傳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

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君女盍終為君矣宣公

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馮與勃曰爾為吾子生母

相見死母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以不與臣國而

致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宗廟社稷主也今君逐君

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意也且使子而

可逐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

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景氏曰繆

公逐子馮而致國乎與夷自以為不廢先君之舉而

不知馮之賢不及與夷非有推讓之誠心也馮之在

鄭未嘗一日忘宋鄭之于宋未嘗一日不欲納馮與

夷既立而與陳衛蔡興師于鄭者數矣是與夷欲除

君之害而伐鄭也馮安得不恃鄭之援而欲得宋伐

督弒與夷為馮故也故公羊於隱三年傳稱莊公馮

弒與夷是探其及之者何累也君曰弒臣曰弒常也

文而蒙曰及者所謂累者謂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

可得而弑也于是先攻孔父之家瑯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左氏傳宋瑯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叩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瑯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穀梁傳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先殺孔父孔父○纂例曰忠義見殺與君而死故言及以連之○程氏傳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劉氏傳春秋賢者不名孔父者所

賢也則其名之何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權衡曰既名其君於上不

得字其臣於下春秋於此謹禮之大節也○胡氏傳按左氏宋瑯公立十

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司馬無能改于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弑死于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故春秋著其節而賢之也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于惡不能剪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擅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于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

世人主崇獎節義之心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泰山孫氏曰滕子首朝弒逆之人其惡可知○胡氏傳隱末年滕侯稱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于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于世無以立于世則莫敢勸于為惡而篡

弒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凡民固弗懟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而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

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爾何疑于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為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傳聖王制朝事之禮固曰考禮正刑壹德以尊天子傳耳滕侯昔嘗朝隱不矣桓公弑之而篡其位今才傳于二年縱不能請于天子謀于同列聲其罪而討之傳以正君臣息亂賊獨奈何先天下而朝事之乎傳春秋于桓公之編正月不稱王宰臣來聘則名之穀傳鄧來朝則名之邾葛年來朝則人之及死而錫命

皆則王不稱天蓋修理三綱之書視瀆亂綱常之人傳惟恐王誅之不加而深痛與之為禮者貶德失刑也滕君首朝烏得而無貶滕自齊桓盟幽而後自傳貶其爵而列于子聖人因其後日之自貶而於此傳貶之若曰滕之失爵自此始也與吳楚杞之貶稱傳子同意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子稷以成宋亂傳杜氏註稷宋地○左氏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督殺孔父而弑瘍公台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郟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劉氏傳成之者何成之者平之也平之則曷為不
言平之保人之賊私人之賂制人之上下謂之成亂

則可謂之平亂則不可

任氏曰宋已亂而其曰成者何也蓋宋之亂諸侯皆得討

三之而有人心者亦莫不欲討也向使四國未有此會
則督尚有見討之懼而莫之自安三魯與四國受其

略遂華督之惡以立公子馮而後諸侯莫之討矣謂
之曰成豈不宜哉○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治

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
則受成亂之者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為尊者諱然

亦不沒其實故納魯于廟躋傳逆祀○胡氏傳按左
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

氏為賂故立華氏也邾定公時有弒父者公懼然失

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

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



誇其宮而儲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弒君之賊

凡民固不懟也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

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夫臣為君隱

子為父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

隱之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

為有隱乎耳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獨此與襄

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弒隱督弒瑯般弒

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

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

以示賤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賤諸國之大

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
欲謀宋災而不討弒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
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
然後足以啟問者見其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弒
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
諱公與貶諸侯爵次然後見其罪矣纂例夫子制作
本教人故簡
易其文昭著其義若能以質直見之則可不俟傳註
而自通矣故言滅國則知滅者之罪見諸侯生名則
知非復人君比類皆文勢常理何必立異乎又上言
伐衛次言王人殺衛下言衛侯期入于衛則知逆王
命上言成宋亂下言納鼎則知貪賂縱罪見正月
又五月烝則知熱祀凡此類上下相應而見其理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杜氏註郟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郟濟陰城武縣東

南有北郟城高郵孫氏曰鼎自宋得之然而謂之郟

之若和氏之璧垂和之琴瑟之類是也公穀論郟鼎之名煩碎無足取焉○穀梁傳桓內

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

道以周公為弗受也○程氏傳四國既成宋亂而宋

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

以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

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也○左氏傳納于大廟非禮也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

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

席大羹不致菜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
舄衛紕紘紕昭其度也藻率鞶鞶厲游纓昭其數
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
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
降有教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
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令滅德立違而寘其賂
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
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却鼎在廟章孰
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
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胡氏結
與時政

論曰三綱軍國政事之本三綱正則基于治以與三
綱淪則習於亂以亡華督有不救之惡四國會稷以
成其亂受賂而歸天子不討方伯不討誠自以為利
也不知百官象之有大不利焉未幾陳有五父之亂
齊有無知之亂鄭有祭仲子亶突儀之亂魯有叔牙
慶父之亂數十年間四國弑逆皆幾喪亡則以昧于
履霜之戒不能辨之于早也春秋備書于
策明三綱之重為後世鑒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紀侯來朝紀左氏
作杞

左氏傳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穀梁傳
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計
數日以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也○程氏傳凡杞
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
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或問紀侯州公來朝何以不賤曰滕以始朝穀鄧以遠邾年葛以衆特出三者以示法其餘則從同

蔡侯鄭伯會于鄧

杜氏註鄧潁川台陵縣西南有鄧城孔氏云賈服以鄧為國言會于

鄧國都釋例以潁川鄧城蔡地其鄧國則南陽縣是也以鄧本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

鄭懼楚始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左氏傳始懼楚之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疑非國

也杜註楚令南郡江陵縣此紀南城楚武王始借也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

胡氏傳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而

征矣及周東遷借號稱王憑凌江漢此三國者地與

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之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

莫大于禮莫強于信義循天理悖信義以自守其國

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

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

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

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許氏曰蔡鄭之懼象在震

之復矣震遂泥其何以光大

九月入杞

穀梁傳戎入之也不稱主者內之界也○程氏傳將界師少外

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呂氏曰入杞微者也其事弗詳然則何以書曰天子在上諸侯擅相攻伐入人之國罪之大者聖人以為無王也春秋所由作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左氏傳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爵飲酒器

也既欲置爵則書勳勞于策○高郵孫氏曰春秋書至者皆至其所出之事以地至者四而已此年公至自唐文十七年公至自穀定八年公至自瓦十年公至自夷谷四處耳趙子以為魯地則至以地此說是

○穀梁傳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義也

見襄二十九年○常山劉氏曰君行其致必書於法當然也

古者諸侯朝會有常節出入有常期周衰已後無法

而妄行征伐會盟紛紛四出棄社稷委人民往往越

月踰歲而後得反觀其所書而其亂自著矣然必因

其告廟而見于冊書者則春秋可見而紀其不告者

則史所不載春秋亦不得而書焉胡氏傳凡為人子

事一如事存故君行必告爾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而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志其去國踰時

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程氏傳君出而書

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弒立嘗與鄭

齊陳會矣皆同為不義及遠與我盟故危之而書至
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
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穀梁無王傳見元年○程氏傳桓公弑君而立元年

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不王也

胡氏等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曆者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此為闕文者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二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曹莫之恥使家臣賊子肆其逆無

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左氏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傳會于贏成昏于齊也杜氏註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杜氏註贏齊邑今泰山贏縣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杜氏註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劉氏傳晉命

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卒

正有連率命於天子正也諸侯自相命非正也齊大

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以事

相命也意林曰當此之時齊魯公自以為小伯見於國語而欲人迫逐黎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

連率之職責衛宣公故此所謂晉命者以方伯之事自相命也

東遷以來王政不綱諸侯放恣賢伯之思自泰苗
 之作已可見矣隱公而降中國絲棼荆楚僭橫莫
 有任中國之事者獨齊衛為列國之望欲私天下
 之權於已遂起而圖之西周方伯皆命於天子今
 欲專之事出創見必求勢力之均相讓相先布之
 天下耳目而不以為異然後彊者乃敢專之故蒲
 之胥命正齊桓非命伯而專征之權與春秋謹書
 之志王命不行列國授霸從此階也下逮戰國諸
 侯欲稱王則齊魏會于宣澤以相王秦昭王欲稱
 帝則使人致水帝於齊借竊交私百准一揆故知

胥命者春秋謹霸政擅命之始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郟 紀已見二年公穀並作紀至此年左氏穀梁並作紀

左氏傳杞求成也○程氏傳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
 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襄陵許氏曰媯大國
 服小國著得意也天下無王而後亂人得意如此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傳既者何盡也 杜氏云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遂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

月食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有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月光益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掩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程氏傳既盡為異大而以自食為文闕於所不見
 也○胡氏曰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何

說

公子翬如齊逆女

程氏傳翬于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御逆夫人於禮為稱翬雖尊屬當官而行亦無嫌也○泰山孫氏曰闕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子之言豈徒然哉蓋傷周室凌遲昏姻夫道無賢女輔佐君子致闕雎后妃之德以化天下也是時文姜亂魯驪姬惑晉南子傾衛夏姬喪陳上下化之滔滔皆是不可悉舉也故自隱而下夫人內女出處之迹皆詳而錄之以懲以戒為萬世法夫夫婦婦風

教之始人倫之本也可不重乎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

杜氏註謹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謹亭○公羊傳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左氏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偕行公不自送於小國上大夫送之○穀梁傳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闈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

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
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程氏傳齊侯
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禮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程氏傳告于廟也○公羊傳學何以不致得見乎公
矣○泰山孫氏曰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於謹也公
受姜氏于謹不以謹至者不與公受姜氏于謹也故
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胡氏傳古者昏禮
必親迎則授受之義明後世親迎之禮廢于是有父
母兄弟越竟而送其女者以公子學往逆矣為齊侯

來乃逆之於謹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
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于
是乎在敵苟之刺非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
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二說
當考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致夫人也○程氏傳稱躬義見隱七年

有年

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也○程氏傳書有年紀異
也人事順于下則天氣和于上桓弒君而立逆天理
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謬戾水旱山災乃其宜也今

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其惡有聞故
大有年則書之○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年之
久而書有年大有年者二而已其一即宣公是也桓
宣大惡是行何道而有年乎書有者不宜有也○胡
氏傳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于
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
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閏雨而書兩者豈無豐年而不
見于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
年則存而弗削者緣此二公獲罪于天宜得水旱凶
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然

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
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
不修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變異故史文如
書筮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
○公羊傳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何以書特有年也
○何氏註恃賴也若桓公之得諸侯所當誅百姓所
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耗減人民將去國喪無日
賴五穀皆有百姓安上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
肖之君為
國尤危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何氏註禽獸多則傷五穀因
習兵事又不虛設故因以補
禽獸所以共承宗廟不志冬曰狩諸侯曷為必田狩
其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

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啖氏曰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為之則書以示譏也○趙氏曰四時之田其事各殊其名亦異春以閱

武擇材故以蒐稱夏以為苗除害故以苗為名秋則順天時以殺物故以獮為義冬則因守禽獸以習戰故以狩為目左氏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周禮爾雅

並同○杜氏註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非此義○杜氏註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非

國內之狩地故地孔氏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為之若鄭原圃秦具園是諸國之常處違其常則犯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魯狩之常地大野是也傳衣十四年狩于大野經下書大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言則守于禚蒐于及昌聞比蒲皆非地也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程公

出動眾皆當書于即遠也○劉氏意林狩非其地爾而書之此春秋謹于微之意也以謂微事不謹則大事不立故每謹其微而後王德全矣○胡氏傳違其常所紀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其可不謹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劉氏傳宰者何官也天子之冢宰也天子之宰通乎

天下渠伯者何爵也糾者何名也天子大夫不名其

曰宰渠伯糾何譏何譏爾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

又不受命王弗能討糾為冢宰而親聘之是宗亂也

意林春秋于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獨書之以此見任之最重也宰天下者莫名至糾獨名之以此見責

之最備也。周公作周禮，冢宰之職，固賞善誅惡，進賢退不肖。○胡氏傳：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賤也。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孫賞刑之柄，以御下者，王也。論賞刑之法，以語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而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大宰也。大宰所掌而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為亂首，厥命以聘，纂弑之賊乎？故朕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又曰：咺，謂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咺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咺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釋列侯為之，後用公孫弘，因相得封，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也。○程氏傳：桓公弑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

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為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五年春正月甲戌

陸氏曰：甲戌，下脫也。

己丑陳侯鮑卒

左氏傳：陳侯鮑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故以襲之紀人知之○趙氏曰外相如不書凡書皆譏也○程氏傳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劉氏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疾之也曷為疾之齊侯鄭伯將襲紀以朝往焉紀人知之而後以朝及如者朝辭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強不朝乎弱不正其為詐以圖人之國使若誠朝然疾之也意曰春秋惡其懷不義之心雖卒不能害而疾之與襲侵人之國無異此聖人誅意之詞也故云兵莫惜於志莫邪為下矣○胡氏曰外相如而書者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文承告故借書于策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之由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父老子代從政也左氏傳仍叔之子弱也○程氏傳古之授任稱其才

德故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其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而使其子代行也○胡氏傳仍叔之子云者識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野耕釣謂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家賢復相大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為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不以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据要道施及童稚賢者退處于華門老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或後世人以收亂其國家欲

其深省之也

莫陳桓公

城祝丘

泰山孫氏曰祝丘魯地○杜氏曰齊鄭將襲紀故○
范氏曰譏公不修德政恃城以安民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陸氏微旨曰三國之君不行而使微者從不待賤絕
而罪自見者也○公羊傳從王正也○啖氏曰不言

會及臣從君之辭

常山劉氏曰周襄諸侯皆叛莫有尊王而從命者惟此年王以蔡衛

陳人伐鄭而聖人書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所以明君臣之大義君行而臣從之正也或曰蔡衛陳

皆稱人微者乎曰雖使卿苟不命于天子者若從王則亦不得以名舉以尊嚴早亦云宜矣○左

氏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

禦之王為中軍虢公羽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

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戰于緡葛蔡衛陳皆奔王

卒潰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冊射王中肩○程

氏傳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

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

失也○胡氏傳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

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

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

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
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敗其爵
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哉移此師以加宋魯誰
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
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
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縚葛而不書
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
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于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
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

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劉氏傳曷為或言雩或
言旱或旱而雩或旱而不雩旱而雩禮也旱而不雩
非禮也雩而雨則言雩雩而不雨則不言雩○泰山
孫氏曰雩求雨之祭建巳之月常祀也故經無六月
雩者建午至建申之月失其常則書左氏傳凡祀龍
見而雩○杜氏
註雩之言遠也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祭
見東方萬物始成故祭天遠為百穀祈雨謂之大者
雩于上帝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于山川百神魯諸侯
也雩于山川百神禮也雩于上帝非禮也噫是時周
室既微王綱既絕禮樂壞崩諸侯之僭者多矣舉于
魯則諸侯之僭從可知之矣然春秋魯史其或災異

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錄之以著其僭天子之惡
 德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此年秋大雩六
 年八月壬午大閱閏二年夏五月吉禘於莊公僖三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王正
 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定二年夏五月
 壬辰雉門及兩觀災之類是也嗚呼其旨微矣○程
 氏傳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于
 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丹成王之賜
 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

則書之過早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

志早也郊禘亦因事而書胡氏傳魯諸侯而郊禘大

勝書故雩祭則因早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

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

之文是也○劉氏意林曰為說者皆曰成王康周公

故賜魯以天子禮樂祀上帝禘文王吾未知其然成

王者周之盛王也其亦謹于禮矣禮之有天子諸侯

之別自伏犧以來未之有改成王其惑歟然則魯之

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矣昔者魯忠

-5 302 35 883" data-label="Text">

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忠公

金

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由是觀之使成王

之世魯已郊矣則忠公奚請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

乎以下

杜氏註螽蚘蟻之屬疏云陸機云蝗類也長而青腹

鳴者或以蝗而小蚘黑其腹狀

既旱又蝗飢不在書也
程氏傳蝗也

冬州公如曹

左氏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杜氏註淳于州國所都城

陽淳于縣也國有危難不
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

三公之官若號公之屬也
杜氏註曹國今濟陰定陶縣

陶縣○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是來是也

將有其末不得錄其本

六年春正月實來

左氏傳自曹來朝書曰實來不復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公穀作邲

左氏傳會于成紀來認謀齊難也
齊欲滅紀故來謀之

註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傳大閱簡車馬也
孔氏曰狩于郎狩于禚皆書公大蒐大閱不書公者狩于

郎禚王為造戲田獵從禽故亦以訊其由私欲勞民也大蒐大閱國之大事它有所訊非以公私欲而行故

不書○泰山孫氏曰八月不時也大閱非禮也大閱

仲冬簡車馬八月不時可知也大閱大蒐謂天子田

胡氏曰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

大同也書○胡氏傳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大閱非禮矣

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
 車害農失政甚矣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程氏傳為國之
 道武備不可廢必于農隙誦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
 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
 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襄陵許氏曰桓
 謀周伐鄭之事是以飭城守閱武備蓋其謀國
 如此而已觀其用衆之不時知其志不在民矣

蔡人殺陳佗

左氏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陸氏
 曰佗雖逾年本篡弒之賊故不成之為君與無知同



○程氏傳佗弒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
 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
 大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

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陸氏微旨曰淳聞于師曰臣
 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

父凡在官者殺無赦陳佗弒太子之賊也蔡
 雖他國以義殺之亦變之正也故書曰蔡人○胡氏
 傳不成佗之為君以賊討之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

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
 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不以
 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桓弒君而鄭伯與
 之盟宋督弒君而齊侯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

商人弑君及其見殺則書位蔡般弑父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過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見諸行事可議深切著明矣篡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救內則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于為惡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傳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問名于申繻命之曰同○杜氏註同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

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程氏傳冢嫡之生國之大事故書○胡氏傳適冢始生即善于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于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貴於得人與子定於立嫡傳子以嫡

天下之遠禮也

常山劉氏曰立嫡三代之遠禮故有君亮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

裘而天下不亂由此道也周衰名分不明而民志不定是以上推私愛之徇下有長亂之階其禍非一日矣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國家之大本而防後世之僭亂也子同桓公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其位固已定矣然則配嫡奪正之事何緣而生春秋之時魯有桓公之禍王室有子朝之亂諸侯之國如此

不可勝紀苟知聖人之志大法一定豈至是乎春秋
 大居正所以為萬世法可不戒哉○胡氏通旨憲問
 子同生公羊謂喜有正伊川謂適家之生國之大事
 故書然則出姜之子不書其生何也答曰記子同生
 明與子法也按左氏載舉子同之禮即太子之禮也
 載于史策名分一定則自始生至于受誓為世子其
 物米等衰罔殊絕矣配嫡奪正之亨無所從起此春
 秋與子之法也文公不知此義故于亦見殺出姜婦
 魯其生不見于經蓋仲尼削之耳董氏所謂前有諤
 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正謂是矣鄭忽衛蒯聩出奔
 宋雍晉申生見殺王猛兄弟之以于大臣皆○劉氏
 其君父不知此義以蒙首惡之名不亦悲乎

冬紀侯來朝

天子然後為世子
 傳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天下無生而責者誓于
 天子然後為世子

左氏傳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程氏傳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于天子近
 赴于諸侯和輯其民人殺死以守而欲求援于魯桓
 不能保其國宜也○胡氏傳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
 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
 昭公棄晉主齊至于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
 觀其所主而成敗榮辱見矣魯桓弑君之賊而主之
 以求援其能國乎

春秋卷第三

集
卷
三

三

春
風
送
別

春風送別
又於黃州作也
離情正苦
春風送別
又於黃州作也
離情正苦
春風送別
又於黃州作也
離情正苦



